

# 「學民」搞專制頻內鬥

## 黃之鋒驕橫跋扈 資金來源備受質疑

調查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齊正之)「學民思潮」(簡稱「學民」)近日因煽動中學生罷課而再次成為了香港傳媒的焦點。據本報調查發現,這個聲稱使命為「學生運動:無畏無懼、立於街頭、走進人群」的學生組織,實際上是一個由少數人操控,與反對派關係極為密切的團體。而且,近年來該團體內部爭權奪利,內訌不已;財務報表也有許多含糊不清之處,令人質疑其資金來源和支出的用途。

「學民」自2011年5月成立以來,內部架構和運作一直保持「神秘」色彩,直到今年8月份,由於受到社會公眾的強大壓力,不得不在接受一家報章專訪時,透露了一些內部的運作,包括「三層式架構」的組織管理系統。

據稱,在「學民」最低層是五個「地區行動組」,約有200位成員,主要是負責擺街站、參與遊行等,並沒有決策權;中間一層是「義工」,約有60人,職責是協調「地區行動組」,也沒有決策權;最上層就是「核心成員」,約有50人至60人,可以參與行動討論,有決策權。「學民」發言人黎汶洛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稱,設立這「三層式架構」,主要是防止「臥底」滲入組織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民」行動。

### 中下層只能搖旗吶喊

不過,據「學民」的前義工透露,這個架構基本上就是為了確保少數核心人物能夠牢牢控制住這個組織。最高層的所謂「核心成員」,表面上可以參與決策,但實際上已經被黃之鋒、黎汶洛等少數人操控,成為了舉手機器。而中下層更是上層的「陪襯」,2012年6月之前,「學民」就有了義工,當時的「學民仔」已經是第二代。到2012年7月尾,「學民」再引入一批新的義工,是第三代「學民仔」,現在他們仍然有不少仍未晉升,亦有不少已經退出,或是因為多種原因而被踢出。義工一直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利,而且很少機會能夠上升。實際上,在2013年6月前,也只有少數人能晉升為「核心成員」,即使進入了「核心」,如果不是「百依百順」,也很快就因為內部權鬥而被踢走。至於處在最低層的「地區行動

組」,就更是只能跟在後面當「群眾演員」,「搖旗吶喊」了。他們根本沒有什麼晉升機會,而且只是聽從命令,幾乎是「容不下半點個人意志」。

「學民」的財務問題,也是一直備受社會各界質疑。這次雖然通過傳媒專訪,公開了2012年5月至2013年6月的收支,但據「學民」的前義工透露,其實這個賬目是「大而化之」和「含糊不清」的。

比如說,表內所列金額高達13.3萬元的「供應品」是什麼?10.4萬元的「文具和設備」是甚麼?3.5萬元的「其他開支」又是什麼?是報銷的士錢還是租賃貨車?3.1萬元的「捐款」又是捐給誰?

另外,由於其組織架構「專制獨裁」,加上愈來愈傾向走「激進」路線,令這個畸形的團體「內鬥」不已,不時就出現分裂。據悉,「學民」自從成立以來,內部權力和「路線」之爭一直沒有停止過。召集人黃之鋒在「反國教」一役出名之後,就變得驕橫跋扈,目中無人,更沒有把其他夥伴放在眼中,許多事情都是獨斷專行,從來不聽其他人意見,令許多核心成員都心懷不滿。去年,有「學民軍師」之稱的張秀賢就高調退出,他原是「學民」的第二號人物,知名度僅低於黃之鋒,但由於與黃之鋒意見不合,最後只好離開。

### 拒披露反對罷課票數

最近,又有「學民」多名核心成員相繼出走,當中包括曾經參與「反國教絕食」的林朗彥和「學民烈士」黃莉莉,另一名成員朱偉聰也表示要與「學民」分道揚鑣。有「學民」內部成員向本報透露,接連爆發出走潮,當中既涉及對「學民」愈走愈激路線的不滿,也是對黃之鋒獨斷獨行、自以為是的行事風格的反抗。

本報記者就此向黃之鋒查詢,他否認這些批評意見,聲稱「學民」很多事情都是由會員大會決定,比如,組織罷課等重大事項,都是由會員大會投票通過,但他不肯透露有多少會員對罷課投反對票。至於是否會進一步公開賬目,他就稱要由處理該團體賬目的會計師負責及由會員大會決定。



「學民思潮」內訌嚴重,2012年暑假「反國教」時的「核心成員」至今已紛紛離去。資料圖片

### 喝公民黨奶水 為反對派衝鋒

「學民思潮」(簡稱「學民」)是2011年5月初由反對派的公民黨一手催生和養大的,成立之初就是由一班公民黨成員之子或義工組成,由公民黨資深黨員之子黃之鋒擔任召集人。後來,公民黨更將兩個衛星組織併入「學民」,令其初具規模。

當時,「學民」的活動都由教協提供場地,而其營運經費、策劃、文宣、地區支援,以至成員的培訓,都是由公民黨提供,主要是為公民黨吸納學生票源。而令「學民」一舉成名的事件,是2011年6月25日至29日,其成員仿照反高鐵時「五區苦行」的模式由學生在港九新界擺街站,煽動市民上街參與「七一」遊行而「大出風頭」。

### 反國教「聲名大噪」

後來,公民黨由於被揭發幕後操縱港珠澳大橋官司及為外傭爭取居港權,激發民意反彈,在區議會選舉大敗而回。公民黨於是採取潛水策略,一眾外圍組織包括「學民」也一度沉寂。及至2012年立法會選舉前夕,公民黨高層將選舉主題定為「反赤化」後,這個被棄於一旁的「學民」就再度活躍起來,並按照反對派的部署,發動大遊行等活動,成功迫使特區政府暫停推行國民教育課程,使其在反對派陣營中又一次「聲名大噪」。

近來,「學民」更是成為反對派對抗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政改決定的「一線打手」,其行為愈來愈激進,他們策動中學生罷課,鼓吹參與「佔中」等違法活動,其所作所為,受到了家長、教師、學生和社會其他人士的批評。 ■本報記者 齊正之

### 「學民思潮」三層架構圖



### 話你知道 成立三年 年年內鬥

「學民」成立三年來,曾經出現過多次大內鬥和分裂。第一次是2012年6月,「學民」成立剛滿一年,作為創辦人和召集人之鐘曉晴,因「90後動員」與「學民」的目標分歧,鍾曉晴帶領「90後動員」退出「學民」。

第二次是2013年12月,有「學民軍師」之稱的張秀賢高調退出,他原是「學民」的第二號人物,知名度僅低於黃之鋒,但由於與黃之鋒意見不合,雙方產生嚴重分歧,最後

張只好黯然離開。第三次是今年5月,在「學民」負責文宣工作的核心成員林朗彥,帶領包括黃莉莉在內的多名主要成員離開「學民」,另組「廿一世紀少年」;另一名成員朱偉聰也表示與「學民」分道揚鑣。對於離開的原因,林朗彥直認是因為在政改路線上與「學民」不同,他覺得自己的想法不能在「學民」內得到實踐。但黃之鋒對於骨幹相繼離去似乎不在意,只表示他們的離開是個人選擇。

### 教聯:學民執「承諾書」圖卸責



黃均瑜說,「學民」要學生簽署的是「免罪書」,而非「委託書」;如學生遇上意外,「學民」便可藉此卸責「甩身」。劉國權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婷芝)「學民思潮」罔顧學生利益及自身安全,發起中學生離校罷課及參加所謂的「街頭教書」。不過,當被問到若一旦發生意外,會否承擔責任時,「學民」卻含糊其辭,又自編「承諾書」要求學生簽署,要求學生及家長一力承擔罷課後果。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昨日提醒家長和學生,「學民」要學生簽署的是「免罪書」,而非「委託書」,如學生遇上意外,「學民」便可藉此卸責「甩身」。

就是一份「免罪書」,「學民思潮」拿着它,有任何事,就不關他們事。」

### 斥校外派傳單如大軍壓境

黃均瑜又提到,「學民」已經在學校門外派發罷課傳單,「現在是『大軍壓境』」,提醒家長要小心留意子女的情況。就「學民」拿已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及周恩來曾發動罷課一事為是次中學生罷課「護航」,黃均瑜質疑,香港目前是否處於「造反的時代」,「他們(領導人)革命,我們也要準備革命?」他說:「政治沒有永遠,教育才是永恆,所以我們中國沒有萬世王朝,只有萬世師表!」

「學民思潮」發言人劉貳龍在回應參與罷課中學生的安全問題時,試圖轉移視線,狡稱在罷課期間,學生會被安排聆聽大學教授講課,不認同罷課會發生意外;至於要求學生簽署承諾書,目的只是告訴學生罷課是一個「安全」的活動。